

捨命伸冤 紅絲蛛

（附）
宣稱全集第四冊

導
俗
奇
書



勸
世
善
言

出版總署
圖書館
版本度藏章

行發

路年青慶重：址地

116
1288.96
45



3 1761 0924 1

捨命伸冤 蛛絲紅

石陽周去非選輯 漢口鑫文社出版 (宣)十四

湖廣德安府隨州城。距城五里居住。有一舉人。姓張名文玉。其家富足。妻王氏。生一女。名秀英。眉清目清。長至十六歲。聰明伶俐。女工無所不佳。自幼配劉金鳳之子。名朝英爲妻。朝英文才出衆。應試榜發案首。劉金鳳夫妻商議。我兒今居案首。不免擇期接媳過門。大登科。小登科。兩台喜酒。豈不美美。楊氏道。夫君言之有理。即請媒定期十月內。媒人將期送至張氏。張文玉向妻說道。劉親家今日請媒送期帖。想女兒終是劉家之人。此時銀錢不便。粧奩難辦。不免將圈中肥猪出賣。以湊嫁資。就寫一帖。糊在圈門。不幾日。有屠夫姓朱下鄉收賬。來至家中買猪。張文玉引至後房看猪。那張秀英在後樓統花。朱屠夫在樓下經過。黃犬一叫。秀英舉頭一看。此時口中咬斷花線頭吐出。不意落在屠夫臉上。屠夫抬頭一望。見秀英生得美貌。心中暗想。這女子將線頭吐我臉上。必有用意。常言道。千里姻緣一線牽。這一向也無心買猪。轉至家中。朝思暮想。無計可出。忽聞人言。十月十二劉朝英花燭之期。他辦好禮物。前去賀喜。暗藏殺猪刀。至宴罷客散。開門時閃入後房門首。假裝酒醉嘔吐。劉朝英開門一看。屠夫抽出刀來。將劉朝英殺死。用黃桶蓋定尸首。閃入小房。燈尙未熄。秀英見非新郎。開口便喊有賊。屠夫見事不好。將秀英扯

住。彼時秀英一口將屠夫大指咬定。屠夫畏疼。抽出力來。向秀英脅下一刃。殺死在床。即時盜了金戒指一對。黑夜逃走了。次日劉金鳳。見日高三丈。朝英仍未出房。教妻去看。妻走至房前。喊叫不應。揭開帳子一看。只見媳婦血污滿身。朝英不在。大叫道。不好了。金鳳走進一看。不知媳婦何人殺的。兒又在何處。夫妻急至後房。見黃桶倒地。現出衣衾。拾開一看。見朝英也被人殺死。夫妻不覺抱頭大哭。

【哭】見兒尸。不由我。悲聲大放。孤兒死。哭得我。眼淚汪汪。竟不知。是何人。把兒命喪。昨夜間。四下裏。並無聲影。自幼來。苦將兒。如當寶樣。怕疾病。與痘癰。費盡心腸。六歲時。上學校。把書讀上。十七歲。就入學。泮水生香。花銀錢。費勞碌。父都不講。實指望。兒做官。好把名揚。昨日裏。才成婚。喜酒兩項。爲什麼。你夫妻。兩命皆亡。莫非是。有盜賊。入房搶劫。未必是。你夫妻。反目自傷。平白地。遭下了。黑天冤枉。張親家。知此事。怎樣下場。○劉金鳳夫妻抱兒痛哭。幾次昏絕於地。急令人至張家報信。你看張文玉聽了。幾乎氣死。夫婦同至劉家。就抱住秀英。放聲大哭。

【哭】一見女兒好慘傷。好似鋼刀扎心腸。于歸嫁奩費銀兩。只望夫妻得久長。那知一同把命喪。此事令人難參詳。自幼女兒閨閣長。三從四德記心旁。平白遭此活冤枉。女痛哭苦肝腸。

設此傷心痛哭
大家掩面而止

哭罷。說道親家。我合你共兒之情。

去往縣中。與口所冤。於是一同至隨州伸冤。州主延嚴。嚴大老爺隨時審問。劉金口訴道。分台在上。我兒四月入泮。十月完婚。是夜不知何人將兒殺死。望父台察其冤情。嚴大老爺問張文玉。你家平素有何人來往呢。文玉道。並無閑人來往。女兒過門。死得不明。望父台伸冤。太爺道。你一家回去。明日日本州下衙驗屍便知。次日太爺同差役仵作到尸廠檢驗。朝莫胸前一刀。週身無傷。張秀英脅下一刀。口上有指印。胸膛青腫。太爺想道。此必是強姦殺的。又問劉金鳳。你治病之日。可有面生歹人否。金鳳道。無有。將我兒媳殺死。盜去金銀一付。上有永盛字號。又問張文玉。你家前有歹人否。文玉道。只有門徒柳舍金。在我家念書。至今進學三載。此人至誠恭敬。吾女也知三從四德。太爺聽了兩家口詞。想那凶手不知何人。回衙喚柳舍金審訊不表。再說朱屠夫。那晚傷了二命。盜去金鐘。逃在雲夢縣去。川資俱無。只得將鐘子發賣。適遇柳舍金在雲夢縣考試出場。看見此人持金鐘發賣。柳舍金見此鐘上。有永盛字號。暗想此鐘。我先生家才有。為何落在他人之手。必是盜賊。彼時挈住此物。再三盤問。那人答不出來。抽身便走。柳舍金持鐘回家。向妻梅氏說明來歷。次日將鐘送至先生家下。分別真假。出門未行五里。就遇差人問道。柳老爺向那裏去。大老爺有請。那柳舍金不知何事。同來隨州。叫進二堂。太爺升堂問道。柳舍金你知罪否。舍金稟道。父師在上。生員不知罪犯何條。太爺道。你十

月十二夜。殺劉朝英。強姦張秀英不從。亦同殺死。又盜去金簪二箇。從實說來。本州筆下留生。柳含金答道。父師在上。門生先年在老師館中讀書。至今有數年。並未往來。殺人之事。百不知一。那太爺道。胆大秀才。虛言妄哄。吩咐發學。帶轉大堂看大刑。柳含金見了大刑。口稱冤枉。便傷心哭道。

〔哭〕大刑到。把我的。珠泪難忍。止不住。泪汪汪。直往下傾。大老爺。從頭上。容我細稟。雲夢縣。考月課。方見情形。你見了什麼情形呢見一人。持金籙。拏住盤問。他

那時。答不出。即便抽身。爲什麼由他去了。你不拏住他那時節。我不知。謀財害命。早知道。安能

夠。放走强人。強人既已逃去。你就該與回來告明。才是急忙的回家中。將事查問。查明了不會方出門。二差人

。叫我進城。大老爺。坐法堂。心如明鏡。我殺人。豈不能。遠遠逃生。○太爺想道。此人若是他殺的。口詞不合。不是他殺的。這金籙又在他手中。怒道。好言

問賊賊不招。持棍喚犬犬不來。吩咐將夾棍排上。柳含金又大哭起來。

〔哭〕見夾棍。嚇得我。三魂失吊。傷心泪。止不住。滴滴下拋。讀詩書。明禮義。世情可曉。受朝中。這頂戴。豈犯律條。人命案。反叫我。沒處投告。難道是。虛空中。無有神曹。○柳含金受刑不過。昏死塵埃。甦時。不如將供招了。太爺見他招了口供。吩咐寄在監內不表。且說柳含金之妻梅氏。聽得夫君遭此奇冤。急忙進城看夫。行至監門。禁子開了監門。他夫妻相見。就抱頭大哭。

「哭」見賢妻。把我的咽喉哭破。不由我。一陣陣。淚如雨落。萬不想。柳含金。遇此大禍。人命案。硬裁我。怎得脫逃。錯前日。執金籙。張門問過。二差人。擎着我。不由分說。太老爺。一見我。怒氣如火。不招認。動大刑。甚爲凶惡。上來棍。我如何。受刑得過。我權且。招了供。再行籌度。哭一聲。我賢妻。你要救我。妻奴的夫。莫涕哭。請把話說。生痛眼前。這件事。怎樣煞攔。妻可憐你。讀書人。受此折磨。生早也死。遲也死。是禍難躲。妻爲妻的。愿同死。不愿命活。生上無兄。下無弟。獨我一個。妻實只望。同偕老。夫婦好和。生我死後。你青春。怎樣結果。妻從一終。不配二。妻豈忽略。生到陰司。這冤枉。定要訴過。妻望夫君。赴五殿。哭訴閻羅。生夫妻們。今日裏。把話敘過。妻要相會。除非是。夢裏南柯。生柳含金。只哭得。神昏氣惰。妻梅氏女。亦哭得。涕洒旁沱。○夫妻哭畢。柳含金向妻言道。我有一契友。名祝長青。在武昌府老南街眞武宮側近居住。此人頗有計謀。我修血書一封。望賢妻去至他家。商籌良策。搭救於我。梅氏答道。事不可遲。急速修書。就是赴湯蹈火。妻不敢辭。柳含金咬破指頭。就修血書一封。交與梅氏。梅氏次日收拾。往武昌府。方進城門。碰着一位先生。梅氏問道。此城內有位祝長青先生。住居那條街。先生道。你問他有何貴事。梅氏答道。有件美事。先生道。你隨我來。便將梅氏引至家中。坐定問道。尊聲大嫂。方才問的祝長青。就是我名。有何貴務。梅氏下拜道。祝伯伯。奴的夫柳金

金。誤遭奇冤。修書前來。望伯伯搭救。祝長青將書拆開。乃是血書。看畢。泪流滿面。言道。你丈夫招了口供。此事如何解救。梅氏一聽此言。雙膝跪地。不覺大哭起來。

〔哭〕聽此言。不由奴。泪流滿面。跪塵埃。尊伯伯。細聽的端。奴的夫。與伯伯。昔年結伴。訂金蘭。原來是。義氣爲先。自古道。人落難。好定主見。急難中。救一命。恩德兩全。須念那。手足情。同肝共胆。可效那。劉關張。結義桃園。○祝長青見梅氏弟媳哭得悲慘。想到桃園結義之事。上前將梅氏扶起。言道。救却可救。要弟媳捨命。方可救得賢弟出監。梅氏道。祝伯伯。只要救奴夫出監。雖死黃泉不悔。祝長青嘆道。眞乃賢婦。寬坐一日。代我修定詞狀。自有主見。祝長青將柳台金受其冤屈。梅氏羊替虎死。官以金籬爲證。皂白不分。詳革功名。丟監問罪之事。一一寫明。喚梅氏出堂驗聽。將呈詞包在懷內。言道。弟媳。那府旁邊有根槐樹。乃府祖大人出入之所。弟媳我引你前去。躲藏在樹下。俟打更過去。即便行事。於是二人來至樹下。祝長青辭去。不覺鼓打三更。梅氏解下腳帶。攀下樹枝。自縊而死。彼時被更夫撞見。即報知太守。那太守姓許。名良貴。爲官清正。愛民如子。急至槐樹下。吩咐衙役。放下吊來。一驗懷內。有呈詞一張。掌燈看明。太守嘆道。眞乃賢婦。口中還有氣息。吩咐丫環調愈還陽。留在府內。即寫提牌。至隨州將張劉二姓。嚴知州柳舍金一同提至府中間。

訊。不日那人犯盡行提至堂下。太守陞堂。一一問明張劉二人。又問柳含金。此人是你殺的。你妻子就不得捨命伸冤。今本府救活。已在衙內。從今要知他恩。柳含金叩首謝恩道。承蒙天台施恩。又將受屈之事訴明。望大人筆下超生。府祖大人嘆曰。冤哉冤哉。爲民父母。何濫刑若此哉。卽拈筆作歌一篇。貼於擁壁。與柳含金辨明冤情。

〔歌〕聽罷了。含金言。怒氣長嘆。思一思。想一想。其理何安。柳含金。你不必。淚流滿面。我知道。你受了。不白之冤。那有個。爲秀才。不顧臉面。那有個。爲秀才。黑夜强奸。那有個。爲秀才。舉刀亂砍。那有個。爲秀才。這樣野蠻。那有個。殺了人。不逃外面。是凶手。安能夠。復回家園。嚴知州。他作事。糊塗已極。全不想。人情理。也在爲官。是人命。與奸情。審實判斷。他那里。用刑具。未死太嚴。梅氏女。救丈夫。天下難選。捨性命。來伸冤。義胆忠肝。柳含金。本當要。放回家轉。怎奈何。那凶手。不知那邊。叫入役。你與他。開了鎖鍊。去腳繯。與手紐。仍收本監。差衙役。四處去。凶手拏轉。有本州。那時候。細判的端。○却說許知府問明這案。吩咐劉張二人回家。仍將柳含金收監。又問道。嚴知州。本府管你有冤無冤。限你三月將凶手拏獲。放文升賞。如其不然。轅門聽參。退堂不表。且說嚴知州回衙。悶悶不樂。遂將含金案卷查看。時正三更。正在思慮。忽梁上懸一蛛絲下來。知州用筆撥開。二次又吊下來池。不覺心中有

感。想道。這凶手莫非應在蛛絲身上。蛛絲原來是白絲。此乃是紅絲。這凶手想必姓紅名朱絲。不像名姓。姓絲名紅朱。也不像名姓。哦。莫非姓朱名絲紅是也。言畢。蛛絲即便去了。嚴知州即吩咐衙役。問城內城外。可有朱絲紅沒有。不一時稟道。南街有朱絲紅。是個屠戶。自十月不見此人。嚴知州即差王忠李元。出張通關大票。稱銀二十兩。四處捉拏。不料朱絲紅在雲夢縣失竊後。衣食不足。沿門乞化。那晚歇在橋下。王李二人在橋上下來吃烟。見是朱絲紅在此。就抓住鎖起。不分星夜。帶進大堂。嚴太爺升堂怒道。你十月十一日。在劉家強奸傷命。又盜去金箍。那還有什話說呢。朱不招。吩咐看大刑來。朱絲紅自料不能隱瞞。遂從實說來。

「宣」見大刑。不由我。淚如泉湧。尊太爺。聽小人。細說分明。那日裏。買肥猪。張門而進。張小姐。在高樓。口含線根。我正走。樓下過。黃犬狂吠。將線頭。吐出來。落我面上。那時節。淫心起。全未思忖。只想到。姻緣事。一線而成。回家去。我私下。到處訪問。十月間。張小姐。劉門完姻。我假意。去送禮。閃入後進。三更時。在門外。驚動朝英。開後門。出來問。一刀送命。我於是。入洞房。調戲新人。那知道。他不從。高聲喊叫。事不成。我將他。一刀喪生。盜去了。金箍子。遠地逃奔。雲夢縣。遇見了。含金先生。賣金箍。做川資。一見動問。我聽他。說不好。即刻抽身。失金箍。弄得我。無地逃奔。沒奈何。在四鄉。討口活身。

王忠頭。合李元。將我拿定。太老爺。施憫隱。饒恕殘生。○嚴大老爺見此案已明。將朱絲紅丟監。卽申文至武昌府。許太守接文。奏摺進京。五府六都。把本奏於皇上。一道聖旨來至武昌府。封張秀英爲烈女。修立牌坊。梅氏捨命救夫。封爲節義夫人。柳含金誤遭冤枉。署任京城知縣。嚴州牧加升長沙知府。許知府加封湖北鹽茶道。朱絲紅罪滿。提出殺場。碎剗零刀。割頭示衆。由此看來。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。只爭來早與來遲。好淫而起殺心者。未有能逃脫天網者也。人可不以善者爲法。惡者爲戒也哉。

附錄

呂祖勸世文

孝友乃立身之本。耕讀爲起家之源。空談仁義。不務勤儉天理。想學聖賢。還須靜克人欲。父母是活佛。能盡心竭力及時來養。則福壽可求。天理卽神靈。果謹言慎行存心誠敬。則科名可冀。持身貴直僕。勿隨世以浮沉。居家務勤儉。甯守己之迂拙。處世本忠厚。刻薄必不可施。待下要莊慈。寬恕方爲有體。家富則周人之急。施之者廣。其福乃大。歲飢則振人之危。受之者衆。其善始多。科甲之子。皆陰功所積。富貴之家。盡教倫之所至。賤捨財行善。子孫必多發祥。撫富爲惡。門庭豈長興盛。浪子貪花。死後之墓門誰掃。端士不淫。生前之錄籍堪一望。衣食還宜營。盤重利安能久享。產業固常足用。謀良田豈能傳後。與其積金銀以留傳於後人。不如積陰德實。以貧困。報於蒼天夫妻。善念生而家業必起。富貴多姦妾。淫心熾而根基漸墮。淫女女報。淫男男報。貪口腹必得奇疾。喜談刺必至奇窮。好奪好侵。暗裏自教消去。愛嫖愛賭。暗中卽令苦來。謙恭渾厚。受福之基。傲慢凶狠。致禍之媒。莫作一惡。衆善奉行。皇天孔近。鑒觀不爽。諸子其勉之。

丙戌孟春拙道人敬錄

附錄

文昌帝君勸世八反歌

周去非敬錄

幼兒或言我，我覺心喜歡，父母嗔怒我，我心反不甘，一喜歡，一不甘，待兒待親何想懸，勸君今後逢親怒，也將親作幼兒看。

兒曹出千言，君聽常不厭，父母一開口，便道閑多管，非閑管，親挂牽，皓首白頭多讀練，勸君敬奉老人言，莫教乳口爭長短。

幼兒尿糞穢，君心無厭惡，老親涕唾零，反有憎嫌意，六尺軀，來何處，父生母鞠成汝體，勸君敬待老人來，壯時爲爾筋骨散。

看君晨入市，買餅又買糕，少間供父母，多說餽兒曹，親未膳，兒先飽，子心不比親心好，勸君多出餅糕錢，供養白頭光陰少。

市間賣藥肆，惟有肥兒丸，未有壯親丹，何故爾毀譽，兒亦病，親亦病，醫兒不比醫親證，割股還是親之肉，勸君原保雙親命。

富貴養親易，親常有未安，貧賤養兒難，兒不受飢寒，一條心，兩條路，爲兒終不如爲父，勸君養親如養兒，凡事莫推家不富。

養親止二人，常與兄弟爭，養兒雖十餘，吾皆獨自任，兒飽暖，親常閒，父母飢寒不在心，勸君養親須竭力，萬親衣食被君侵。

初有十分慈，君不念其恩，兒有一分孝，君就揚其名，待親暗，待兒明，誰識高堂養子心，勸君漫信兒曹老，兒曹樣子在君身。

見色 拒淫登科

石陽周去非選輯
漢口藝文社出版

(宣)六

嘗思孝爲百行先。淫居萬惡首。是知人生在世。事父母固當敬孝。而於淫。幸
怒之。是損父母之遺精。又壞他人之名節。亦屬不孝。試看古今有犯淫而除名
者。有犯淫而削籍者。更有犯淫而絕嗣。以及殺身亡家者。種種慘報。其可勝
紀乎。然犯之者。因遭天譴。而拒之者。則有美報。請聽拒淫登科的案證。以作效
法。康熙年間。安徽省。杭州安樂村。有一士人。姓喬名毓秀。姿性純樸。不妄
發一言。不苟行一事。其人不甚聰明。從業於范庠生。先生見喬毓秀沈潛。卓
有端人正士之風。每以大器卜之。衆友皆笑其迂拙。鄙先生妄爲期許。此話不
去。再說書館中有蕭文雅。朱生輝。羅光榮者。皆穎悟非常。有過目成誦之姿。
惜乎均各風流。自逞限空一世。聚談之下。咸敘閨閫暗昧之事。相爲品評。以
助談笑。喬生每欲規勸。未得其便。一日先生未在館中。蕭文雅邀朱羅二友出
外閑遊。偶見一美麗女子經過。便百般調戲。不料女子之兄後至。見其侮弄若
此。遂勃然大怒。罵道。

「堂」見惡類不由我。怒氣冲天。枉自你披人皮。生在世間。想你家也還有。
姊妹親眷。未必然也由人調戲這般。我今日不看你斯文之面。管教你狗
奴才。難以生還。○蕭生等聞之。便與爭鬧。喬生此時在學堂看書。忽聽外面

人聲鬧嚷。方知窗友與人相吵。細查其情。實係同類不是。乃向路人說些好話。再三賠罪。那人忿恨而去。蕭生等反怪喬生不該與人賠理。喬生是夜靜坐。心想朋友原有勸善規過之道。彼既有錯處。而反情惡不悛。如我置若罔聞。又怎麼算得是益友哩。於是一日趁先生往人家赴宴。乃備辦酒肴。請蕭朱羅三人上坐。自坐一旁執壺勸他。弟實愚拙。不能文言。但有兩句俗話。不多中聽。容弟說就說。不容弟說就不說。蕭生曰。今既承厚意。有話講講就是。喬生乃笑容悅色勸道。

「宣」諸窗友。在席前。都請安坐。弟有句。不盡言。細對兄說。請講領淫孽。俱有罪過。那一人。到後來。得有結果。或妻女。或子孫。就是自古來。犯那。遠與近。毫不差訛。我合你。在聖門。品行莫墮。第一要。嚴守身。淫惡戒脫。唐李登。因犯淫。陰律難躲。把一個。宰相命。被他送卻。狄梁公。能拒色。鬼神皆賀。到後來。點狀元。名登巍科。勸諸君。務須要。色關打破。切不可。將淫字。放在心窩。○衆友聽罷。便作色而答曰。我怕你請我等飲酒。爲何原來指教我。喬生曰。不是這等。古人云。美色人人愛。皇天不可欺。你不淫人婦。誰敢淫你妻。又云。勸君莫借風流債。借得快來還得快。家中自有代還人。你若耐時他不耐。更云二八佳人體似酥。腰中仗劍斬愚夫。雖然不見人頭落。暗裏教君骨髓枯。這淫字看來是犯不得的。蕭生曰。你曉得甚麼事哩。風流原自出

文人。那像你這迂老夫子。全不闊達。你說我不愛聽。於是酒也不吃。三人竟各歸書室去了。到把喬生不過意。也就住口不說。迨後蕭生與羅生等瞞過先生。於館近一淫婦通情。喬生聞知。心想規戒。恐觸其怒。萬般無奈。只得作一篇戒淫詞。

〔宣〕勸你儒生輩。須當端品行。既爲聖人徒。第一莫犯淫。人人有姊妹。個個有六親。你若貪花柳。報應不非輕。特恐樣還樣。還須心比心。你今淫人婦。人固忍着聲。人若淫你妻。你心疼不疼。淫報原不爽。何曾肯饒人。有因淫創籍。有爲淫除名。有因淫短壽。有爲淫殺身。有因淫絕嗣。有爲淫受貧。種種淫遭譴。一時數不清。但願早看破。各自出迷津。縱遇如花貌。當思死尸形。片體皆蛆鑽。臭氣實難聞。如此推開想。慾火化灰塵。莫謂吾言淺。句句作盤銘。人若再三勉。災滅福降臨。○將詞作畢。貼於壁上。蕭生三人見之。同聲言道。喬毓秀這個東西。作此糊言亂語。譏誚我們。還須打個主意。使他開不得口。於是那日趁先生不在家中。蕭生亦假託歸家。串通淫婦。黑夜到館。與喬生苟合。免致他日後又來多言。再說喬生那夜。獨自一人在館讀書。將近二更。忽聞有人扣門之聲。不知是誰。開門一看。乃是一婦人。徑直入房。在床上坐定。喬生見之。不勝驚訝。問道。你是那家眷屬。黑夜到我書房何幹。又道是男女授受不親。你都不知。況此事一行。你父母翁姑丈夫兒女。都不好爲人。快快去罷。

那婦人猶出戲言謔語。喬生聞聽。便勃言作色厲聲言曰。我是何等人物。你這不顧廉恥的東西。敢在此糊言。快快與我出去。倘或遲延。我便喊叫四隣。將你拿住。看你臉面放在何處。那婦人不肯去。喬生又說道。婦人原以貞節爲貴。如此行爲。上喪祖德。中辱本身。下羞後世。尙得爲人乎。婦人聽罷。知其不可犯。遂含羞而退。次日喬生一想。若在館中。終不免其所污。於是託故散館。歸家讀書。人若問之。但云我非讀書種子。不如在家安享。並不談及夤夜私奔之事。自是杜門不出。發憤攻書。次年入泮。朱羅二生亦並探芹。惟蕭文雅得染淫毒。徧體惡瘡。潰爛不堪。竟成廢人。此且不表。那年喬生同下科場。朱羅二人在路。或談某家閨門不正。或說某女私自犯淫。種種邪言亂語。不堪入耳。喬生再加禁止。那裏肯聽。卽到省城。寓居一店。朱羅二生共房同榻。惟喬生另居一店。店主人女兒菊秀。與喬生之房只隔一壁。窺見喬生俊雅。有夤夜私通之意。隱隱在心。竟私奔喬生處扣門。是夜喬生正在床上跌坐。收束心性。時值三更。忽聞叩門之聲。再三問之。只是不答。遂開門見一女子。媚態可掬。直入寢鋪坐定。喬生正色言曰。我係孤客。爾乃閨女。黑夜入室何幹。菊秀曰。奴主人之女也。憐君孤單。特來相陪。喬生曰。此言差矣。品行端方。是男子所重。節烈堅貞。爲女子所尊。吾若汚女。則品失矣。女若被淫。則節敗矣。尙可立於人世哉。小姐不信。請聽我再有幾句鄙言可乎。女子曰。請講就是。喬生

於是朗聲曰。

「這」婦人們。原來是名節爲正。嘆而今。這世道。大大不成。有多少。女子家。父母不謹。在閨中。出怪事。醜不堪聞。全不想。虧大節。楊花水性。把父母。及兄弟。難以見人。有朝日。到婆家。丈夫知信。他豈肯。得一個。烏龜臭名。或是打。或是罵。常常當頓。那時節。受凌辱。難把頭伸。那怕你。好人才。擦胭抹粉。那怕你。好衣服。件件色新。那怕你。好首飾。費銀幾錠。那怕你。好吃喝。頓頓是葷。那怕你。好針黹。天天發憤。那怕你。渾身上。貼了黃金。總把你。那臭事。時常懷恨。口兒裏。還不住。罵你變親。身死後。那非刑。難以表盡。罪受滿。變飛禽。怎不傷情。此一節。話雖俗。道理至正。我勸你。女人家。謹記在心。把心猿。與意馬。急急拴定。但看那。失節女。不值半文。○說畢。女子聽罷。不。禁滿面含羞而去。喬生一想。人非鐵石。豈能久堅。倘如不去。復爲所誘。難免不動心。次日移於別店。朱羅二生問其何故。但云房中有邪祟。是以去耳。又表朱羅二生在省。只知眠花宿柳。那計奪甲爭魁。及至入場。草草了事。名落孫山。而喬生名標虎榜。二生歸家。尙不悔悟。惟知貪淫尋樂。後朱生因私淫一婦。被夫斫殺。羅生鬱鬱終不得志而死。子嗣斷絕。喬生聯捷南宮。官至御史。壽至八旬。告老歸里。猶以諄諄勸人戒淫。享年九十六歲善終。子孫亦世代科甲不絕。卽此案看來。犯淫者殺身絕嗣。貽害終身。拒淫者身榮名顯。子

孫勿替。可見淫之一字。乃人鬼之關。只判於拒與犯之耳。人可不知趨避哉。

附錄

呂祖勸世文

孝友乃立身之本。耕讀爲起家之源。空談仁義。不若動循天理。想學聖賢。還須靜克人欲。父母是活佛。能盡心竭力及時孝養。則福壽可求。天理即神靈。果識言慎行存心誠敬。則科名可冀。持身貴直僕。勿隨世以浮沉。居家務勤儉。甯守己之迂拙。處世本忠厚。刻薄必不可施。待下要莊慈。寬恕方爲有體。家富則周人之急。施之者廣。其福乃大。歲飢則拯人之危。受之者衆。其善始多。科甲之子。皆陰功所積。富貴之家。盡敦倫之所至。拾財行善。子孫必多發祥。擁富爲惡。門庭豈長興盛。浪子貪花。死後之墓門誰掃。端士不淫。生前之錄籍堪望。衣食固宜營運。盤重利安能久享。產業固常足用。謀良田豈能傳後。與其積金銀以留傳於後人。不如積陰德以資報於蒼天。貧賤一夫妻。善念生而家業必起。富貴多姬妾。淫心熾而根基漸墮。淫男女報。淫男男報。貪口腹必得奇疾。喜殺制必至奇窮。好奪好侵。暗裏自教消去。愛嫖愛賭。暗中卽令苦來。謙恭渾厚。受福之基。傲慢剛狠。致禍之媒。莫作一惡。衆善奉行。皇天孔近。靈報不爽。諸子其勉之。

丙戌孟春周去非敬錄



標語

善欲人見，不是眞善。
惡恐人知，便是大惡。

年	
月	
類號	3522

東局新刊道藏全錄

1	2	3	4	5
太上洞玄靈寶下元黃籙齋醮儀	太上洞玄靈寶中元黃籙齋醮儀	太上洞玄靈寶上元黃籙齋醮儀	太上洞玄靈寶黃籙齋醮儀	太上洞玄靈寶黃籙齋醮儀
6	7	8	9	10
太上洞玄靈寶黃籙齋醮儀	太上洞玄靈寶黃籙齋醮儀	太上洞玄靈寶黃籙齋醮儀	太上洞玄靈寶黃籙齋醮儀	太上洞玄靈寶黃籙齋醮儀

重慶青年路三十九號大國書局發行。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。

東局新刊道藏全錄